

父亲的理发店又到了交租的日子。理发店的店租,从十年前的一千元一年,到如今的每年一万二。继续租还是放弃?

母亲指着刷完红漆的剃头箱子跟我讲,父亲放话说,不开店,那就背起箱子到绥宁城步下乡剃头去,不用你们管。话说到这份上,那就只有一条路,继续开。

既然开,那就要有个样子。十年的日晒雨淋,招牌已经被扯得稀烂。量了尺寸,做了招牌,上书:顶头上司。两旁的对联是:虽然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

看着新安装的招牌,父亲的心放肚里了。又满足父亲一桩心愿。

父亲的心愿,说多也不多。印象深刻的,也就那么几件。

一家五口蜗居在老屋时,父亲总被爷爷冷笑:“连个茅厕都没砌。”那时候,父亲的心愿就是砌屋。可是无论是栽烤烟还是种田,或者外出打工,父亲的梦想总是被生活的琐碎压得严严实实。

2015年,房子动工。从此,父亲笑容多了,原来低着头走路,现在背着手走路。房子装修后,父亲待在老屋不愿意搬过来。说什么懒得换拖鞋,怕咳嗽弄脏地板等等。父亲看着路过的人仰望的眼神,听着别人喷

◆精神家园

父亲的心愿

陈卫民

喷的夸赞,他就心满意足了。

2018年,在新屋过年。父亲高兴得连连点头,频频畅饮。孩子们轮流给爷爷敬酒,说着祝福的话儿。酒过三巡,父亲满脸红光,眼里的泪花即将溢出眼眶。父亲收住泪花,开始忆苦思甜。他说,最困难的日子里,有户人家,借给我们一担谷子。

“借谷给你,还特意晒一天,这样的人确实好啊!”母亲讲来还是动情。

这份沉甸甸的人情,搁在父亲心头几十年。我们赶紧说,恩人在哪?一定要给当年的恩人拜年,以表感谢。父亲拍板同意。

第二天清早,父亲带着我们哥仨去了恩人家里。父亲说,当年最困难的时候,大爷借了一担谷把我,如今我带三个崽来给您拜年,感谢您老人家,祝您活到一百二!

住进新屋,又拜谢当年恩人,父亲连续实现两桩心愿,回家时步

履轻快,哼起了《刘海砍樵》。

父亲的另一桩心愿,实在是让我惊讶不已,又欣喜不已。

对门颜家那个老人走了。大家议论,累死累活一辈子,新屋砌成了都没住,没享到半点福,实在是划不来!

父亲呷完豆腐(老家喊丧宴叫呷豆腐)回来跟母亲讲,我可不能这么傻,我要出去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

父亲一向省钱如命,天天青菜豆腐,有病痛只知道吃去痛片,感冒药一次只买两颗,连手机的来电显示都要取消。这次竟然主动提出要出去旅游,我当然全力满足!

说走就走,不给父母亲反悔的机会。大年初五,去了韶山。雨中游了半天,看了毛泽东故居,瞻仰了铜像,看了滴水洞,父亲相当满意,镜头前呵呵笑个不停。回到村里,他享受着众人崇敬的目光。

天雨路滑,我试图去搀他,父亲开始抗拒,后来慢慢接受。再后来,我跟父亲十指相扣。看到父亲越来越多的白发,日渐佝偻的背影,我突然发现,还没做好准备,父亲就老了。

旅游回来,母亲说,花了这么多钱,划不来啊。母亲又说,满足你父亲的心愿,也要得。你看,砌屋,你父亲是第一大功臣;救你,你父亲呷了好大的亏。

母亲继续说,你父亲从来不戒烟,为了割肾救你,主动戒烟一个月。从不见你父亲哭过,但你爸爸手术后麻药醒了后,疼得哭得像个小孩。

父亲皱眉,示意别再说。

我下意识摸了摸髂窝里的肾,那是父亲身上割下来的,那时候父亲的心愿,就是让我活下去。这也是父亲代价最大的一桩心愿。父亲为我,为这个家庭,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实现父亲的点点滴滴心愿,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与价值。让父亲觉得这辈子划得来,只要父亲开口,我定全力以赴。

我问,韶山玩得开心不?父亲说,开心。还想去哪看看?父亲说,去北京,看天安门去。

我握紧父亲的手说:好的,下一站,北京!

◆湘西南诗会

天地, 满是绿色的铃音

(外一首)

曾 勤

天地,满是绿色的铃音
青草的秘境
长满歌声
遇见一个浑身是春天的女子
仪容修洁的人们
有着与树木相对应的温柔成分

雁字轮回

一簇簇叶子
在冷清的高速公路聆听星空的端庄
无语抽噎的叶茎
连着骨脉生长
麦苗们正在成熟
微风像抑郁的孩子
终将喂饱
一颗颗世故而疲倦的心
大雁们,在长空
以人字队形
抒写人群的黯淡
秋千,在不扩张的冷漠里
拒绝与时代共同成长
一排排拂晓的白云
在银河中欢跳,洗着
爱笑日子的双足流过
我枯坐在野草成灰的
众生相顶端
摸一摸门,冷的
像车把手,像泪

春天(外一首)

林丽英

你,桃花酿诗
我,柳芽填词
三月赠我旖旎阳光
我许你满湖笺香

风

以爱的名义抵达
扶起那根生锈的竹篙

摘桑葚的小女孩

一颗,两颗,三颗
戴宽边帽的小女孩
轻声细语地拨弄着
树枝上的小尤物

一颗给妈妈
一颗给爸爸
一颗给小佩琪
一颗给宝宝

最后,四颗桑葚都
塞进了宝宝微张的小嘴唇
饱满的汁液
把天空涂抹得如紫罗兰般
娇艳

种子

陈重百

身披秋色,踏着羊牛蹄迹走来
一粒粒种子成群结队
枕着鸡犬鹅鸭之声,居住在农家
小小的玻璃屋,塑料房
关闭了它们与外界的交往
身子已被白茫茫的严冬控制
自由也被硬梆梆的寒冷冻结
只有绿色的梦仍植在泥土里
守着希望,不离不散

萌动的心耐不住寂寞
在静静等待春天
蛙鼓欢送,山花笑迎
种子变得花簇叶拥,翠绿金黄
陪伴遍地欢歌笑语
年继一年,春续一春
生长,繁衍,奉献

◆乡土视野

山乡月夜

张华龙

月光皎洁。灯光从窗户里缓缓流出。思绪,随着这月光与灯光缓缓流向岁月深处,渗入到山乡那片熟悉的村庄和田野。

村庄、田野,是大自然的舞台。月亮,是大自然的灯光。苍生,是舞台上的歌者与舞者。

大自然将山乡最后一寸红幕拉下。勤劳的农家人在大自然的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演绎着自己的幸福。

牧童背着干柴,提着串串蘑菇,赶着牛儿回家,吹着红红的杜鹃喇叭,吹红了脸颊,吹出了山乡美丽的童话。牛儿轻哼,挺着鼓鼓的肚子,摇着尾巴,悠悠地走进牛栏,反着刍,细细地咀嚼着农家的味道,悠闲地享受山乡的这份恬静。

男人归来,放下农具,挑满水缸。剃猪草的砰砰声,在堂屋里回荡。宽大的菜刀,在女人的手里划出一道道生活的弧线。女人将双手往腰间裙角一揩,揩去满手的猪草渣,起身把猪草倒进溜锅,到猪栏边提溜盆去了。杉树皮盖的猪栏里,几声饿瘪的猪叫。小姑娘放好书包,点燃灶火。柴火簌簌,土灶亮堂。灶火,如农家人的生活,在勤劳的农家人手里,越烧越旺,红红火火,映红了天真幸福的小脸,映亮了山乡温馨的小屋。

田野,微风轻拂,月光轻撒,泥土清香,野花芬芳,萤火闪烁。水田里,波光粼粼,多情的青蛙鼓腮高吭,情歌高唱。滑头滑脑的泥鳅探出脑袋,偷窥月夜山乡的动静。调皮的蚊虫如骚动的青年,弹着乡村摇滚,跳起迪士高,吹响口哨,调戏田间的农人。

如纱的月光里,透出鸭子啄泥的声响。来啰——啰——啰,来——啰——啰——啰,女人们顺着鸭子的声响,和起大自然的乐章,表演起了二重唱。那边刚停,这边又起,一浪接一浪的农家气息,如花香般袅袅弥漫。

女人甜美的歌声里,毛茸茸的小鸭,这些舞台上的小精灵,山乡的宠儿,拍打着翅膀,从禾垄里跳到田埂上,再从田埂上扑通扑通地钻到另一块田里,摇摇摆摆地来到主人身边。有几只调皮的,在主人的责骂声中划过秧苗,围着主人,伸出长长的脖子,叽里呱啦地叫个不停,圆圆的眼睛盯着主人手里的那只破碗。淘气的小嘴,不时地轻扯主人的裤脚,轻啄主人的脚趾。

宁静的月光,嫦娥的水袖一般,缓缓抚过肥沃的田野,拂过农妇美丽的脸庞和丰腴的身段;又如天庭的祥云,萦绕在农家人幸福温馨的山乡。这柔柔的月光,又好似从肥沃的田野涌出的脉脉清香。

借着这柔柔的月光,女人们小心翼翼地数着鸭蹼上的叉叉,检查着鸭子的背上和头上剪毛的印记。路边,掰几枝姜木叶,平整地铺在鸭笼里。披着月光,背着满笼的姜木香,还有那美好的希望回到温柔的家。

农家人的一天即将画上完美句号。月光,从屋檐上斜泄,淌过窗棂,与煤油灯光在床前温馨地会合。高与低在这里统一,黄与白在这时交融。

几声狗吠,男人关上堂屋门,吹熄煤油灯,放下蚊帐,在梦里守候着又一个希望。



◆百味斋

抬头不见低头见(小小说)

伍程凌

我拽着手机匆匆赶到昌鸿大酒店时,朋友已经在大厅里等了。我们是大学同学,大学四年同睡一个宿舍的上下铺,双休天一同睡懒觉,然后一同起床,一路说笑着去校园旁边的小吃店填肚子。有时他埋单,有时我埋单,谁也不计较。毕业后的这两年,虽然没有见过面,但QQ、手机短信、微信、电话是常有来往的。这次相见,是我们早就期待的。

歪在大厅的沙发里、专注地玩手机的白胖男人,就是我的朋友。我心里一喜,想冲上去和他打招呼,可这个念头只维持了十分之一秒,电光火石般一闪就消失了。我怎么也挪不开步,想说话却发不出声,想笑笑,眉头、眼睛、嘴巴和面部肌肉,都被冰封了一样,挤不出一丝笑容来。我呆立在那里。怎么会这样?刚才还是好好的。我一时不知所措,眼睁睁地盯着朋友。

朋友忽地抬起头朝这边望了一眼。他一定看见我了,因为他停止了玩手机。但出乎我的意料,他没向我打招呼,也没起身,甚至脸上原来对着手机时那种生动的表情也不见了。朋友像一条干枯的泥鳅,僵在沙发里,可怜巴巴地回望着我。

朋友大概也出了什么意外,要不,怎会忽地变得呆头呆脑、冷漠无情?与上大学那会,与此前我们在QQ、微信和电话里交流时,完全不是一个人啊。

我手里的手机嘀嘀响了两下。这两下响声,似乎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激活了我全身所有的细胞和每一根神经。

赶忙低头看手机,我发现一条微信:见到你真高兴!

是僵在这大厅里的沙发上的朋友发来的。我回复: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朋友的表情变得生动起来了,恢复了常态。我猜,自己一定与他一样。因为我感到只要面对手机,心情就格外活络舒畅,眉头、眼睛、嘴巴和面部肌肉的冰冻消融了,可以活动自如了。

我手指在手机上一划拉,发出了一条微信:咱们订个包厢吃饭吧?

包厢我订好了,在二楼,咱们走吧。朋友回复。

我们一步一步慢慢上楼,两眼盯着各自的手机屏幕,看对方发来的微信,又给对方回复,这样走一路,“谈”一路。

走进包厢,我们一时停止了微聊。刚才在一楼大厅里时的那种状况,又不期而至。我的眉头、眼睛、嘴巴和面部肌肉,又有了被冰封的感觉,挤不出一丝笑容来。朋友眼巴巴瞅着我,面无表情,没有言语,像打在地里的一根木桩。老朋友相见,怎么会这样?我再次跌进困惑的深渊。

我下意识低头把玩着自己的手机,鬼使神差就发出了一条微信:朋友,咱们还是微聊吧。本来就应该这样。朋友回复。

太奇怪了,微聊居然使我们立刻眉飞色舞。

服务生板着脸孔进来了,他走近我,默默地把他的手机伸到我面前。我看见他手机屏幕上的二维码,连忙用自己的手机扫了他的二维码,我们就加了微信好友。服务生又向我的朋友走去,他们以同样的方法加了微信好友。然后,我就收到了服务生的微信:二位先生请点菜。我回复:请我的朋友点吧。

在开始进入微聊的那一刻,服务生的面部表情就变得神采飞扬了。

不一会儿饭菜都端上桌了。满桌丰盛的饭菜,使我不由得发一条微信:朋友,请坐。

请坐。朋友回复。

两人同时走向饭桌,相对坐了。

为咱们的友谊干杯!朋友发微信说。

干杯!我回复。

……

我们喝一口酒,就动筷子吃点菜,再放下筷子,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一通轻舞飞扬,给对方发微信,然后又是干杯,又是吃菜,又是发微信。

这样边吃边“聊”,倒也轻松自然,随意融洽。不过我忽然觉得,在吃饭的时候这样聊多有不便,于是建议:咱们边吃边微信通话吧。这个建议,当然还是通过微信实现的。

好嘞。朋友回复。

几乎同时,我们把手机放在桌上。

这酒菜还行吧?朋友对着手机说。

不错,不错。我对着手机说。

……

最后道别,没有握手。彼此间只是发一个“再见”的微信表情符号,那只小手在无声地摇摇头。以后与人相见,都是这个情景,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了。